



東坡集卷第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 并叙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為作詩其

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勅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



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
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于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一首

并叙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
懷遠人散耕于唐予方為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
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
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
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
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

始識杭稼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
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
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
爾耕爾食遂為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
飽粥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雉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顏樂亭詩一首

并叙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父
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
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
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

東坡集卷之十九
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
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变色於逢蠱
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
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
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驚而不反跬步商受
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眇然其身
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 并叙

岐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詞一
篇五章

雷闐闐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料旱饑
甚蹙往救道阻脩兮

旌旗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奎飛赤篆訴閭闔走陰
傳行羽檄萬靈集兮

風為幄雲為蓋滿堂爛神既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
溢施溝渠歌且舞兮

騎齋齋車班班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隱林谷執妖
厲歸獻馘千里肅兮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
報民之思永萬祀兮

上清辭一首以宮名

君胡為乎山之幽顧宮殿兮又淹留又曷為一朝去
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
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
龍隸辰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兮帝庭
夕弭節兮山宮曠有妖兮虐下土精為星兮氣為虹
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瘡瘍與螟蟲隳育風而涕淫
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熾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

之脩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歎若掃滅而無蹤忽崩
播其來會兮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
旗纛掩靄而冥蒙漸俯偃以旅進兮銷劍佩之相龔
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
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
君之去兮天門開欵閭闔兮朝玉臺群仙迎兮塞雲
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
蹏頽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嗟
峨兮役萬靈之喧唳默清靜以無為兮時節狩於斗
魁詣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

東坡集卷之十九
四
霍兮先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嶽為豆四
溟為盃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為
樂兮去非以為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頽咫尺之不
遠陞祕殿以內悖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
兮敢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一首

疑工子立
歸州

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洵北望之橫流兮渺西
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鞿出彭城
而南驚兮春丘隴而增欷亂清淮而俯鑿兮驚昔容
之是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軫千里而歎余扉共雪堂

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雞黍之未熟兮歎空堂
之蛛蟻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
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
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峩峩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
非糠覈其何食又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吾
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默非之子莫振吾過
兮父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
即將以彼為玉人兮以子為之僕也

黃泥坂詞一首

出臨臯而東驚兮並藜詞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陀兮

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
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
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勝余
幼好此竒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西兮悟
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
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
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
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
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為茵而塊為枕兮穆華堂之
清晏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

予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
星稀迎余往兮錢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
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一首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山
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繁高低松十里兮
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藹濛濛兮滄淒淒蕭林谷兮
號水泥走鼪鼯兮下是鷲忽孤壘兮隱重堤杳冥茫
兮聞大雞鸞萬壑兮鳥翼齊浮軒楹兮飛拱枅鴈南
歸兮寒蛩嘶弄秋水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耄覲挾

筆瓢兮佩鋤犁鳥獸散兮均扶藜隱鷲雷兮鴛長霓
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
栖石為門兮雲為閨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
鹿麕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李仲蒙哀詞一首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為記室岐王府庶
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
與賻之既歛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岷山西其
孤額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辭
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

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為長者君為人敦朴愷悌學
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
報嘗有與君為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為之不平君恬
不以為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為毫潤
邠三郡職官後為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
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為博士議禮據正不屈
晚入政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
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沒時年五十辭
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絕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
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翱翔王藩仕弗振兮

宜壽黃耆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
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貞兮矯矯犖犖自貴珌兮
欺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惑者冰解
明者晒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
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一首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
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
無人之為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
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頎然而瘦亮

賈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
履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吝雖不以其
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
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
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疑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
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
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遠如晨星之相望吾比
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
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一首 并叙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為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為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書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死死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滋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蒼翁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天飛之欲然燕嘵嘵而稚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群

飛而相植兮蜂抱蕊而更平謹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月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後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卽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厥歌歷落進趨檐兮連於從政

敏而廉兮如求與由
蕤稟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
奮須振几走群織兮
聞名見像已癘疢兮
敬事友生小心謙兮
誨養貧弱語和甜兮
剛柔適中畏愛食兮
孤直無依衆在嫌兮
何辜於神壽復殲兮
死無醜石突不黔兮
孰爲故人孰視怙兮
我竄于黃歲將淹兮
于後八年夢復覘兮
曰吾子鈞其壑益兮
冬月負薪衣不縑兮
覺而長吁涕流沾兮
求言告鈞守窮潛兮
苦心危腸自磨礪兮
天不吾欺有速淹兮
豈若人子老問閻兮
生歡死忘我言砭兮

賦七首

灩澦堆賦一首并叙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
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
百水而至於夔瀾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
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
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峻悍可畏當不啻
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
以意拂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
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

東坡全集卷之十九
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平瞿唐之口而觀乎滌瀨
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
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
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
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滌瀨之下喧飀震掉盡力
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
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劔折兮迤
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
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
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一首

澤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
兮白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
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
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
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
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
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
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
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

東坡集卷之十九
今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
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惇惇乎中浦峽山
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
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
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斷方以為圓龜勉於乱世而
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
予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
與遠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
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
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

安兮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
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
何知方偃樓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
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
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
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
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
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

東坡集卷之十九
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
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群紛紛就
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免豈不知其
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一首 并叙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
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
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
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
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

君廷式循古城廢園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
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
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
草木以誑口對案輦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
與葱葉并丹推去而不歎怪先生之春春豈故山之
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
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
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
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糠以菊為糗春食而夏食

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一首并叙

始余嘗服伏苓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蠶一名方莖黑者為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予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間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迩而求

諸遠者歎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蠶其莖方兮夜炊晝曝又乃藏兮伏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烝耳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搞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一首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一首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入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鷓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割然長
蒲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
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
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僊過臨臯之下
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
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予也
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東坡集卷第十九

東坡集卷第二十

銘二十首

却鼠刀銘一首

野人有刃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劔鉞之餘文如連環
止卞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
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
終夕率率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
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
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
晝出群鬪相視睚眦舞于端門與王雜居猫見不噬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又乳于家狃於水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
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
為凜以驚夫猫鷲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
鬚搖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
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
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硯銘九首

玉堂硯銘一首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
可屬蘇軾子瞻為之銘曰坡陀彌漫天闊海淺巨源

之硯淋漓蕩滂精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為
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陵陽在高山
上至難得水

鼎硯銘一首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賜蟲墮弄喪厥喙
羽崩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
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有所冰
不寒而澌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并叙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
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
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縵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琢一噓而泐
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益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厚而
堅是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味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
珠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為書硯美
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
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竒發現攘于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
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硯銘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

劉氏而末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執得之以遺臣宗
孟且銘之曰黠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
而玉色也雲烝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
必作也

金星洞銘一首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蚪起凝陰噓堅出怪
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
癰瘡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
皆比比

文典可琴銘一首

攬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
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一首并叙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
圯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
成列植松柏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
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昇予因廡為堂
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遠遊庵銘一首并叙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

鼉鼓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并叙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磬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勔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軼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

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
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
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
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
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
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
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一首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

者必有後之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公無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賊之壽
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
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
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大祖太宗文武忠

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貞不相

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邸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菩薩泉銘一首并叙

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
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
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
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舩舩復沒遂以還
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
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
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徃徃發
見如峩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
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為

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其號菩薩泉人莫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為余
為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
尚有斯泉盍往鑿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一首并叙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為軼生日之醜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怒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
為釜為菑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一首并叙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聞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竒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

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蓋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吾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

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甌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御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新為苦為其咨爾學人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并叙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

士遜為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仁宗恭己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

故無戮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
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
新其德

贊十六首

孔北海贊一首并叙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
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
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
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說無成
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

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公
豪者才氣各有高庫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
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啣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
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
胙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揚四公贊
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
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哥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

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
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 并叙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
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
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
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椎文直道獨立當世
是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

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
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
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
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
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
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
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
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

古之有泚其頽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
起之

王仲儀真贊一首并叙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
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
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
必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
取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

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
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
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
副揔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
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
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
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
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
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
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

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輩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
如木百園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一首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
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秦不驕困不

挽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一首

以君為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為將隱也其言
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為
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
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一首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
口外厄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
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

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貞贊一首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乱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論其世登唐滅漢二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願觀伯符擊戟為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風梢雨箨上傲冰電霜根雪節下貫金鉄誰為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 并叙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間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裹裹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一首 并叙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相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綃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
怒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
實神興舍怒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
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大學
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誇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
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
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
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松攬天蒼壁神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
煙雨滅沒怒先在焉呼之或出

黃庭經贊一首并叙

予既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為
作經相其前而畫予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為希
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髯耆兩卿相後
前卅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
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
世莫傳殿以三十蒼鵠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

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并叙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為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義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

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為贊之曰
少林儵壁不以為礙彌天同輦不以為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

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贊一首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共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水高首下擇所由濟躊躇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筆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手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一首并叙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其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躡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一首并叙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及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

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
退之進學解云此言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不
知退之即以昌陽為菖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
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
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
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
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
凡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
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
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
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
藥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
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
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東坡集卷第二十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曰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

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
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
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
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
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
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

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
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
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
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
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
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
也詩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
君子之已乱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
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

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一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

雷蓬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如風愆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嘘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推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

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
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二首

論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

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繫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術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

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爲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一首

論曰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
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
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
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
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
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
不能決者比日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
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
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夫邪止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
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
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
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
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下寧反覆於其間
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
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
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

之素而欲一日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
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
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
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
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
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
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苟息
不然則苟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三首

至和二年作

摠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
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政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

其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一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

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旣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

看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邪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旣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

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與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與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

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辨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
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
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
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
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
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
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
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
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

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料求其備
辨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
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
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
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
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
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
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
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
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居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

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
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舉
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
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
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
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
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
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
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
故曰篡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

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
之辨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
而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
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
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
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
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
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
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
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思治論一首

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漢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十六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貞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藁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
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
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
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
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
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
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匄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
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
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
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
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
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
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
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
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
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廢之以勇守
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
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狠矣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然亦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未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

手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
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
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
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
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
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
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
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
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員從衆也衆多之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一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
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
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
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
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
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
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
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
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
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

發之以勇者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
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十八首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

東坡集卷之二十二
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
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
於武帝諸侯之艱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
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
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
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
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
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
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友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
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

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
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
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
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
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
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
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
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
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
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卸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

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
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
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
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
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
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
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
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
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絜為

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
進而更為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
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
不屑為之也先王之用人人自喜終老而不
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
之意其為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
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為職官
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
至郡守為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
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為國家棄材

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

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為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為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為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為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為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

主為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為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祭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魚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祭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為像與祿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

與人接也故使尸嘏立之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
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
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
今者

問易之為書要以不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
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
或為仁或為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
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贊
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從橫旁午要不失正而
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

窮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
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
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
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
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
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
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
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
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

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與賢人是也古之為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耗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真政若盡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

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為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為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為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盟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為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為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為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真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日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

道相正也

求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

東坡集卷之二十二
紛紛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
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之驕卒以為府
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敷天下之惰吏以
為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
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
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得其術歟
將已得其術而紛紛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
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
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
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
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
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
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
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
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
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
之於子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
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九
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
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
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
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
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
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
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
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
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

本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
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
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
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
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
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
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
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
豈可少哉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
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何與焉非

東坡集卷之二十三
徒無益於富又且以多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迹三代而魯隋氏之不及此豈可不論其故哉

試館職策題三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聖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

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耻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脩何管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採擇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群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

之君六雖成衰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疆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表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問國家及閑暇無事時闢三館以儲士既命丞弼之臣各舉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美之能抑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

元之弊久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視而不救歟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子以救之歟則上有傷恩失士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攜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歟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歟則河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屢決而西聽其西而不塞歟則汎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故道歟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闔壤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省試策問二首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群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廷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

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見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為賢歟將自謂不如為賢歟漢文之所以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訓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
也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
國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
卿之上世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
而論議正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
用而廓以為薄已今自宰相不得專選舉一命以上
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當國雖盡公守法而
賢愚同滯天下譏之及崔貽孫相不及一年除吏八
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故建中之政幾同正觀夫使

宰相守法如常袞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
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
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
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
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久
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為樂無病而
自灸則天下騷然財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
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之化幾致刑
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為千四百縣而政益荒是時

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為商賈度為佛老雜入科役率
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常貫之許孟容李
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民以少
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怨今朝廷無事百有餘年
雖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今
者驕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
十倍於往日矣安視而不卹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
以義而裁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中世彼
四子者何獨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

救此之道當講其要願悉著于篇

省試宗室策問一首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
則其子弟也至兩漢間平歆向世不之人而唐之宗
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
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有九人焉嗚呼何其
盛也建隆以來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
身不試先帝獨見遠覽見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
肇開選舉之路蓋十有餘年矣罷朝請而走郡縣釋
膏梁而治簿書者固不為少然名字暴著可以追配

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慎默而不自獻歟將
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于篇以俟
採擇

東坡文集卷第二十二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雜文三十二首

明正一首

送于役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
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
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
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
也惟不與去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
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
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

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
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
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
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
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
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
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一首 送張琬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
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糝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
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
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
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
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
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
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
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

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人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輒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一首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日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

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
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
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
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
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一首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
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
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
地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

三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
率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
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
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
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
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噉
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噉何從生哉
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
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
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

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一首

禹首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物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

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茨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盖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一首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
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
無用子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
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
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
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
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
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
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書劉庭式事一首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而予
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間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
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
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
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
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
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
予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
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
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

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子深感其
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
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大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
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
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
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
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
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
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與杲卿庭式善且
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為朝請郎杲卿字明叔

書
蘇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

書狄武襄事一首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
姓名號鐵羅漢者闖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
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
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
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
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塋
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

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一首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蒼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亡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

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

素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一首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徒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

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為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以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

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
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下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
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二百五篇黎然如夏金甌撞
壘益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
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
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冥續微學
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
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苟然
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遊湯泉詩後一首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
所謂庾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昭
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
之所浴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
甃獨為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
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
獨為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者所
息而後得為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
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
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

可以為杞器通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右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今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子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較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子同舟沂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子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夷陵今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去一日與元珍沂

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

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家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臯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一首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

東坡集卷之三十三 十一
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
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
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
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
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
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
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
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

為詩表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
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
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
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
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
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秦
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
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
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
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

東坡集卷之三十三
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是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志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

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竒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竒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

東坡集卷之二十三 十四
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
雜隸體古之論書者無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
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讚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
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
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
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
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
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
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
長史真書即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

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
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
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
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
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
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
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予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
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
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髓後一首

榮陽鄭博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

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子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比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

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
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
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
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
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
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
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
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
書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松陵人朱君像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
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
卒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
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
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
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凡
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禁辱也使
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
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攬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